



她的国

「美」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 著
朱巧蓓 王骁双 康宇扬 夏露箫邦 译

Herland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她的国

Herland

「美」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著

朱巧蓓 王骁双 康宇扬 夏露箫邦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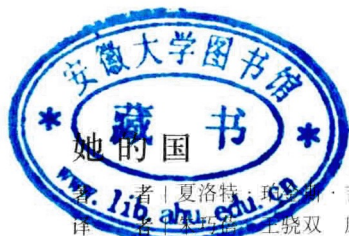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的国 / (美) 吉尔曼著; 朱巧蓓等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6
(时代文库)

ISBN 978-7-80769-624-7

I. ①她… II. ①吉…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9061 号



著者 |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
译者 | 朱巧蓓 王骁双 康宇扬 夏露箫邦

出版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武 学
责任编辑 | 武 学 范 炜
装帧设计 | 鲁明静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624-7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沉思与遐想

杨廷玉

也许，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哲学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擅长沉思与遐想的大脑。当东方的老子于公元前五世纪完成那部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时，一个美轮美奂的理想国遂在他老人家的沉思与遐想中诞生。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创造的价值均为人们充分享受，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等级，君主形同虚设，社会无为而治，人们沐浴着自由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安享着恬淡朴素的人生。

无独有偶，紧随老子其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便呼之欲出。柏拉图借助恩师苏格拉底之口，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与东方老子媲美的“乌托邦”。与老子有较大差异的是，在柏拉图完美的城邦里，虽然每位公民都是社会机体的组成部分，没有男女性别差异，但却严格区分三个社会阶层，即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和草根一族的平民阶层。尽管如此，柏拉

图的初衷还是追求正义，如同他和苏格拉底对话结尾时宣称：“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与智慧。”

还记得如此美妙的诗句不？“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中国晋代大文人陶渊明笔下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陶氏虽然以人品和文品盖世，但其哲学思维并不逊色。他葱茏的诗句分明也渗透着哲学家的遐想和沉思。

同样参与沉思和遐想的还有英国十六世纪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的不朽巨著《乌托邦》与书的原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全书》真是高度契合。莫尔在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在那个国度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没有堕落和罪恶”。这其实已经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雏形，无疑有其萌生的深刻社会背景。莫尔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他目睹英国封建贵族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羊吃人”的血腥，素有人文悲悯情怀的莫尔出于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大声疾呼乌托邦社会早日到来。

当然这只能是莫尔的一厢情愿。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方哲学鼻祖老子和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憧憬的理想国均未出现，即使晋代文人陶渊明歌咏的“桃花源”，也只是不时出现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艺术幻境中，至于莫尔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诸多弊端，倒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日趋完善而越演越烈。东方封建主义余毒滥觞，西方资本主义巧取豪夺，社会极不公正，等级日趋分明，东方老子鞭挞的现象“损不足而富有”比比皆是，劳苦大众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受蹂躏。

显然，置身倍受蹂躏和欺压的族群，女性所承受的欺压和蹂躏最甚最深也最烈。

于是在整个世界都弥漫着男权气息的范围内，女权主义揭竿而起登堂入室。在若干杰出女权主义者的行列中，美国首波女权运动骁将、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则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吹响了女权运动振聋发聩的嘹亮号角。她最初的成名作《黄色壁纸》，细腻的女性心理描写，简约的叙述文字，锋芒直逼男性占据支配地位的病态社会。故事取材于日常生活场景。小说女主人公被诊断为轻度神经紊乱，特别溺爱她的丈夫约翰依照当时的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将她送往一处环境优雅的别墅强行治疗。尽管女主人公十分厌恶和恐惧这所别墅的黄色壁纸，然而并不真正理解她的丈夫却坚持认为这里是最好的治疗场所，以至于最后几乎将她逼疯。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约翰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从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妻子的最大戕害和不尊重，从而深刻揭示出男权社会的

某些法则已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内容和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即将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再版的《她的国》，则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最具女权意识的代表作。这无疑是一部充满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佳作。如果说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是用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视角，直抒胸臆，用理性音符谱写一曲美妙动听的乌托邦赞歌，那么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则是用形象的线条，描摹了一幅色彩绚丽的乌托邦油画。相同的是，他们都对理想中的乌托邦给予深情谱写和描绘，都主张制度完善、智力提高和学识养成，都褒奖礼仪有加、相互尊重、博爱友善，所不同的是莫尔的世界依旧以男性为主宰，女性地位则忽略不计，至少潜意识淡化。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乌托邦却完全由女性主宰，她不露声色却明确无误地用色彩纷呈的女性形象，诠释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如果说《黄色壁纸》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对男权社会的宣战和控诉，《她的国》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愿景设计。前者完全是控诉、颠覆、瓦解和拆毁，后者竟是设计、重塑、再建和推介。

小说是从男人的视角展开的。

三个同窗兼好友的男人：特里、杰夫，还有叙述者“我”——范戴克·简宁斯，获得一个参加重大科学探险的机会。于是家资殷实且多才多艺又擅长机械和电力，拥有各种各样的汽车和轮船，甚至能熟练驾驶飞机的特里，与虽然职业是医生却有诗人禀赋和植物

学家特质的杰夫，加上“我”这个兴趣广泛、涉猎各种边缘学科的社会学学者，莽里莽撞闯进一个没有明确地域符号和民族国度的陌生世界，一个由女性色彩、声音、符号完全覆盖的女人世界——“她的国”。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虽然自命不凡，从没把他们遇见的女人放在眼里，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证明他们在这里一筹莫展，他们的行为不得不服膺这些女人的旨意，包括被动地沿着她们示意的笔直小道前行。虽然桀骜不驯的特里，甚至虚张声势地拔出左轮手枪朝天开火，但他们最终还是像束手就擒的小鸡一样，被几个强健的女人强行扭送到灰蒙蒙、空荡荡的大厅，听候“她的国”中最有权威的银发女人的发落。在随后的囚禁时日里，他们试图逃跑，但却无功而返。随着时间的流逝，三个男人逐渐对这里的一切有所感知，而且洞悉了“她的国”悠远的历史以及和他们那个男权社会格格不入的诸多新奇事物。同时虽然含蓄委婉却不乏犀利地针对她们鄙视的男权社会的诸多弊端，予以嘲讽和抨击。

作者就是透过近乎荒诞的文学构思，展示了她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乌托邦。在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笔下，女性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庸和奴仆，而是需要男人仰视和尊崇的大写的人。她们生活的世界远比男性占据主宰地位的文明世界完美优越，正如小说结尾时索梅尔所说：“我们发现你们的历史远比我们悠久得多，在这整个历史阶段里，尽管你们有各种服务，互相交换发明与探索，也取得了很好的进步，这些令我们很羡慕，但在你们这片广阔的‘另一个世

界里’，还存在许多疾病，而且很多都是传染病。”作者正是通过建构一个女性乌托邦，反衬出作者置身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腐朽和不堪。

本书译者认为“吉尔曼所构建的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乌托邦，更是一个母职乌托邦”。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母职远远超出小家庭范畴，已经上升到更广大的博爱领域，抵达人类的至善至美境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托尔斯泰也强调“艺术是情感的传递”。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选择文学形式，利用文字和情感的力量，为女性的权益和尊严鼓与呼，不啻是一种明智之举。比起那些高扬女权主义大旗，声嘶力竭昭示女权理论的女性活动家们，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方式，无疑更有令人信服的感召力。

总之，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她的国》，对其中的主张赞同与否，都无法否认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况且译文笔触细腻、流畅、清新，非常值得有心者阅读和收藏。

目 录

一个并不奇怪的重大计划 / 001

鲁莽的前行 / 018

奇特的囚禁 / 034

我们的冒险之旅 / 052

一段独特的历史 / 068

令人生厌的比较 / 085

日益谦虚 / 099

她国的女孩 / 114

人际关系对比 / 131

宗教信仰与婚姻 / 150

我们的困难 / 167

遭受驱逐 / 185

黄色壁纸 / 203

译后记 / 232

一个并不奇怪的重大计划

可惜的是，以下所写均来自回忆。若我还留有当时精心准备的那些素材：做满笔记的书、仔细抄写下来的记录、第一手描述、大量照片——这是最大的损失，那这个故事将会大不相同。我们曾鸟瞰过她国的城市和公园，看到过很多可爱的街道及其里里外外的建筑物、美丽的公园，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女性。

没人会相信她们是那样的一群人。历来对女性的描写总无出彩之笔，而我又尤其不善此道。但我必须得写下来，因为世上其他人需要知道那个国度。

我并没有说出它位于何方，因为我担心某些自封的传教士、商人或垂涎于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会自作主张地闯入那里。我可以告诉这些人，他们是不会受欢迎的，如果他们真找到了她国，那他们将会经历比我们更糟的境况。

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我们三人——既是同窗又是好友——特

里·欧·尼克森（出于充分的理由，我们过去叫他“老尼克”^[1]），杰夫·马格瑞沃，还有我——范戴克·简宁斯。

我们互相熟知多年，虽然彼此各有不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我们都对科学感兴趣。

特里有足够的钱让他随意挥霍。他的远大目标是探险。他曾经叫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险可以让他探了，只能修修补补一些领域的漏洞。他修补得可真出色——他多才多艺，尤其擅长机械和电力。他还有各种各样的船和汽车，同时也是我们当中最好的飞行员。

如果没有特里，那么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做不成。

杰夫·马格瑞沃天生就是个诗人或植物学家，或两者皆是，但他的家人说服他成了个医生。以他的年龄，他算是个好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却在那些他称之为“科学的奇迹”的东西。

至于我嘛，我的专业是社会学，当然，这门学科必须有很多其他的科学来支撑，我对那些科学全部都有兴趣。

特里对那些客观事实很擅长——比如地理和气象；杰夫在生物学领域向来可以赢过特里；我则不在乎他们谈论什么，只要他们谈的多多少少跟人类生活有点关系就可以——其实几乎没什么事会与此无关。

我们三人得到了一个参加重大科学探险的机会。他们需要一个

[1] 原文Old Nick，指“撒旦”。

医生，而这给了杰夫理由丢下他刚刚开始医务工作。他们需要特里的经验、设备和钱，而我，则是借了特里的光才得以参加的。

这次探险在一条大河的上千条支流和广袤腹地进行，在这样的地方，必须得绘制当地的地图，学习荒蛮人的方言，并且做好遇见各种各样奇怪的动植物的准备。

但我这个故事并不是讲这次探险，它仅仅是我们整个故事的开端。

首先是向导们的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语言能力好，懂很多种，而且能轻松地上口。有这么个能力，再加上我们有个确实很好的翻译，这些四散的部落里的不少传说和神话我就都有所了解了。

我们逆流而上，越行越远，这里河流、湖泊、密林纵横交错，远处高山的支脉随处可见。这时，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荒蛮部落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在远方有一个奇特而又可怕的女人国。

他们所能指示的方向仅仅是“在那上面”“在那边”“往上走”，但传说都不约而同地说到这么一个重点：在这个奇特的国家里，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和女孩。

没人亲眼瞧过那个国家，他们说男人去那里是很危险的，甚至会送命。但又有传闻说，在久远的过去，一些勇敢的侦察员见过——一个大大的国家、大大的房子、很多人——全是女人。

除此之外就没人去过了吗？有的，有很多，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那地方男人去不得——对此他们确信无疑。

我把这些故事说给同伴们听，他们对此嗤之以鼻，我自然也这样。我知道那些野蛮人都做些什么梦。

但是，当我们到达旅程最远处，在必须起程回家的前一天（最好的探险总是要及时返回的），我们仨有了个大发现。

大本营在一块岬角上，陆地尖尖的一端突入江河的主流，或者我们认为是主流的水域。这里的水和我们过去几星期见到过的一样，也是泥土色的，味道也一样。

我们最后一个向导是个相当优秀的人，他目光敏锐、双眼明亮。我碰巧和他说到那条河。

他告诉我还有另外一条河——“就在那边，短短的河，甜甜的水，红蓝色的”。

我对此来了兴趣，也很想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就给他看了一支随身带的红蓝两色铅笔，再次问他。

“是”。他指着这条河，接着又指向西南方向，“河——好水——红蓝色。”

特里就在不远处，他对向导的指示也有了兴趣。

“范，他怎么说？”

我告诉他了。

特里马上两眼放光。

“问问他有多远。”

向导指给我们看的路线不远，我判断大概有两小时，也许是三

小时。

“我们走吧。”特里催促道，“就我们三个去，也许我们真能找到点什么。说不定水里含硫化汞。”

“也可能是槐蓝类植物。”杰夫带着慵懒的笑容说。

那时还很早，我们刚吃过早饭，留了句“晚上之前回来”便悄悄出发了。我们没有声张，因为万一失败了，也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们太容易上当，同时也是偷偷希望有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令人惊喜的小发现。

这是漫长的两小时，将近三小时。我想如果野蛮人独自走这段路的话肯定能快些。树木、流水和湿软的泥土乱糟糟地聚在一处，如果我们单独去的话，应该是没法穿过去的。但我们有特里，他拿着指南针和笔记本，记着方向，尽力放置着标志物。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沼泽似的湖边，湖很大，对岸环绕的树林看起来格外低矮阴暗。向导告诉我们，从那里可以乘船回到我们的营地——但“很远，要一天”。

这里的水比我们离开的地方要清澈那么一点，但我们从岸边看不真切。我们又沿湖走了大约半小时，脚下的地慢慢变得结实起来。我们绕过一个满是树木的岬角，光秃陡峭的山忽然映入眼帘。

“这是东边的支脉之一，”特里打量道，“也许离主山脉有数百英里。它们就是那样突出来的。”

忽然我们离开了湖，直冲悬崖而去。还没到我们就听到了流水

的声音，向导很自豪地指向河水。

河很短。我们看到悬崖壁上有一个缺口，水从那里倾泻而下，形成一条垂直的窄窄的瀑布。水是甜的，向导迫不及待地喝着，我们也一起喝了。

“是雪水。”特里宣称，“一定是从山里来的。”

但说到红和蓝——实际是带点绿绿的颜色，向导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稍作探索就指给我们看边上一个静僻的池塘，沿塘边有红色的污迹，当然，还有蓝色的。

特里掏出他的放大镜，蹲下来开始研究。

“某种化学物质——我一下子分辨不出来。看着好像是染料。我们走近些，”他催促说，“走到上面那个瀑布边上去。”

我们沿着陡峭的池岸爬了上去，走近池塘，跌落的水流在塘里翻滚起泡沫。在这里我们仔细搜寻了水池边缘，毫无争议地发现了颜色的痕迹。还有更多发现——杰夫突然举起了一件意外的收获。

那只是一块破布，一块磨损的长条形的衣服碎片。但这是一块编织精美的布，带有花纹，而且那明亮的猩红色经水冲洗后也没褪掉。我们听说过的野蛮部落里没有哪个会织这样的布。

向导平静地站在岸上，对我们的兴奋之情很满意。

“一天蓝色——一天红色——一天绿色。”他告诉我们，并从他的袋子里又抽出另一条色彩明亮的布。

“下来，”他指着瀑布说，“女人国——就在那上面。”

我们来了兴趣，就在那里休息和吃午餐，不停向他追问更多的情况。他能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其他人已经说过的那些——一个女人的国度——没有男人——有小孩，但都是女孩。男人去不得——很危险。有些人去看过——但没人回来。

我看到特里的下巴都合不拢了。男人去不得？很危险？他看起来好像当场就能爬到瀑布上去似的。但向导不同意那样做，即使确实有爬上悬崖峭壁的办法。况且夜晚降临之前我们必须回到大部队。

“如果我们跟其他队员说了，他们也许会多待些时日。”我这样认为。

特里突然停了下来。“瞧，各位，”他说，“这是我们的发现。我们别告诉那些自高自大的老教授，先跟他们回家，然后再回来——就我们几个——来一场咱们自己的小小探险。”

我们看着他，颇为心动。对一群单身的年轻人来说，一个未被发现的、亚马孙女战士一样的国家，那真是挺有吸引力的。

我们不相信这个故事——但是仍不死心！

“当地这些部落里没有人织这样的布，”我仔细检查着那些破布并宣布说，“在那上面的某处，她们纺纱、织布、染色——做得和我们一样好。”

“那意味着相当发达的文明，范。不可能有这么个地方——而且还没人知道。”

“呃，好吧，我不知道。但是在比利牛斯山的那个叫什么安道尔的古老共和国呢？几乎没人知道那个国家，但它已经存在了一千